

「最近你和卡奈家的孩子相處得不錯。」

在一次的訓練後，亞倫突然這麼說道。約書亞氣喘吁吁地放下手中的劍和重盾，訓練用的劍和盾輕輕地被地面支撐，痠疼的手臂終於獲得些許的休息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約書亞深吸了一口氣，疲憊地問道。亞倫搖了搖頭，沒有說什麼，只是示意少年拿好手中的武器，準備回到屋內休息。冬日雖然已經漸漸遠去，但風仍舊帶著些許寒意，可沒人想要著涼。

「只是覺得挺開心的，畢竟是一個新環境，你又是我第一個侍從，我很擔心你不習慣。」騎士這麼說道，他扶住了少年因力竭而差些拿不穩的重盾。侍從懊惱地皺起了眉，但年長者立刻搖了搖頭要他不要在意。

「卡奈家的那個男孩……是叫喬瑟夫嗎？」他稍微遲疑地說道，少年輕輕點頭，這時亞倫才放心地繼續說道：「那孩子原先看上去不太好相處，你在教他劍術是嗎？」

「我並沒有教他什麼，只是照他要求地陪他一起訓練罷了。」約書亞謙虛地說道，他確實沒做什麼，只不過是如同過去一般地與對方練習，頂多是為了喬瑟夫從未握過劍而多了些基本的教學罷了。

「如果那孩子需要協助也可以隨時告訴我。」亞倫笑嘻嘻地說道，他們一起走入屋內，厚重的木門將些許的暖意留在屋內。約書亞點了點頭，但他知道他們兩人並不會需要年長者的幫助，應該說喬瑟夫不會想讓年長者介入。

喬瑟夫和阿比蓋爾很不一樣，他似乎較為……怕生，前面幾次的訓練約書亞甚至來不及讓他多休息會，深棕髮色的少年總是一溜煙地跑掉了。

「對了，那你和阿比蓋爾處的如何呢？」好奇的話語打斷了少年的思考，亞倫推開了房間的門讓兩人進入。

「沒什麼特別的，怎麼了嗎？」約書亞困惑地抬起頭，他有些不解為何會提到少女的名字。

「沒什麼、沒什麼。」亞倫打哈哈地帶過了這個話題，他將少年的大盾擺在牆邊。而約書亞則是將劍放置桌上，便開始找尋保養的工具。

「我就不打擾你了，晚餐見。」青年伸了個懶腰，順手又揉了揉少年那燦金的頭髮，才心滿意足地向門外走去。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您今天的訓練。晚餐見了，亞倫先生。」

男人也是如此，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，慾火攻心，彼此貪戀，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。(羅 1:27)

教堂是如此的神聖、是如此的高潔，彩繪玻璃傾瀉而下了五彩斑斕的光。約書亞看著眼前的聖像，又再一次陷入了祈禱。

仁慈的天主啊，我是有罪之人，我悔恨我所犯下的罪。約書亞閉上眼睛，他是如此真誠述說著自己的罪。過去的他總是逃避這個事實，但現在的他意識到自己對於同性之人的異樣情緒，意識到自己的思緒就像是脫離路徑的馬車一般叛離軌道，就如過去的自己下意識所想的，他終究是異類。

仁慈的天主啊，我辜負了人子為我所流下的鮮血。侍從繼續默唸道，他想起了亞伯，想起了那閃著光的、如寶石般的黑眸，想起了流入衣領內的汗珠，想起了手相握時那混著些許刺痛的炙熱感，想起了在那次衝突後的相視一笑。

主啊。約書亞絕望地想著，為何您要如此造我呢？

「約書亞？」

屬於少女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考，約書亞抬起頭，阿比蓋爾那暖棕色的眸子中帶著些許的擔憂。他們早已回到僅只有他們兩人的酒吧中，他們兩人面對面坐著，手中的蜜酒散發著些許的甜味。

「你從教堂離開後臉色就一直不太好，怎麼了嗎？」阿比蓋爾柔聲地問道，但約書亞只感到一陣愧疚和窒息感湧上。他當然知道少女對自己抱持著甚麼樣的想法，但他卻總是逃避著，他只想待在少女給予他的溫柔之中。

「阿比，我想跟你談談。」約書亞小聲喃喃，他緊握著手中的杯子，語氣混著不安與膽怯，但他知道他必須做，他必須跟少女坦承，他知道這是他應該做的。

「怎麼了？約書亞你快嚇死我了。」阿比蓋爾輕聲笑道，但侍從看得出他眼裡的認真。約書亞張了張口，試著構思文字卻發現自己最簡單的音節都難以發出。

「我……」他深吸了一口氣，但話語仍然卡在喉間，如同根固執的小刺鯁在咽喉般。

「我想……我想我喜歡同性。」在嘗試了幾次後，約書亞終於說出了這句話，他低著頭、緊緊閉著眼睛，他不敢看少女，他不敢知道對方的反應。但出乎他所料，少女笑了出聲，就像是他們在交換名字的那天時一般，那笑聲中沒有嘲笑、不滿或任何的惡意，就如同天空中飄下的白雪一般。

「謝謝你。」阿比蓋爾輕聲地說。

「為了什麼？」約書亞不解地喃喃。

「為了你的坦白，笨蛋。」少女的嘴角依舊帶著笑意，那雙暖棕色的瞳眸閃著光，「我知道其他人知道的話會給你惹上大禍的，但你願意跟我說這件事，我很高興。」

「但、但我——」

「夠了，約書亞，你喜歡什麼性別的人不會影響到我，我依舊喜歡你，而你依舊是我心目中那個蠢的要死的好人。」阿比蓋爾不耐地打斷了少年的話，她因為著急而有些結結巴巴，像是來不及構思言詞一般，話語只是零零落落地掉出。她的臉頰稍稍染上了一絲紅潤，但那並沒有影響她繼續說著：「該死的，約書亞，我才不管其他人會如何看待這件事，你仍然是你，那就什麼也沒有改變。」

約書亞愣愣地看著少女，突然間他彷彿感覺原先在肩上的壓力全都落了下來，他忍不住輕輕地笑了起來，彷彿他先前的困擾都是杞人憂天。

「謝謝你，阿比蓋爾。」

「不客氣，約書亞。」

劍在一次的被打落，深棕髮的少年發出了不耐地咋舌，他吃痛地揉著自己的手，但眼神中依舊在熊熊燃燒著。

「夠了，今天就到這了。」約書亞輕聲地說道，他輕輕地將持劍的手給放下。他不希望對方因此而受傷，甚至是因為躁進而忽視應有的基礎。

喬瑟夫並沒有答覆，只是將被打落的劍拾起，放置一旁的桌面。他已經習慣那人一旦說停後便絕對不會接受繼續的規則。

他們兩人靠著圍欄休息，約書亞同樣將練習用劍放到桌上，他輕輕地擦了擦臉上的汗。他有些訝異今日喬瑟夫並沒有選擇直接離開，他思索了會，正想著要如何打破這有些尷尬的沉默時，深棕色頭髮的少年率先開了口。

「我那天來拜託你的時候，我受了點小傷。」喬瑟夫輕聲地說，他瞪視著自己的腳尖，像是做錯事的孩子一般。

約書亞點了點頭，他思考了一會，謹慎地開口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一些白癡說了一些白癡話，我讓他們付出代價，就只是這樣而已。」喬瑟夫不以為意的說，他沉默了一會，才又開口說道。

「我……我必須保護她，我必須保護好我姊，你懂嗎？」

「這裡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我們，這座城有時比它外表看上去還封閉，你沒有出去過，所以你不懂。」少年這麼說著，語氣中有著約書亞熟悉的窒息感。就像是深陷泥濘之中，卻又渴望呼吸地掙扎。

「我們原先住在一個海港，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船停靠，每天都有不一樣的人，不同的膚色、瞳色、信仰……」

「你會懷念過去的生活嗎？」約書亞忍不住問道，他在那暖棕色的眼中看到了嚮往，但卻又混合著一絲截然不同的情緒。

聽到疑問的喬瑟夫笑了，這是約書亞第一次看到他笑，但那個笑容裡混雜了太多的東西。

「你說那個吃不飽的日子？不，我一點也不懷念，只是……我偶爾會想起它。這裡連條小河都沒有，更別說海了。」少年閉上了眼睛，他在想他記憶中的那片海，那片寬廣到彷彿能容納一切的海。他當然厭惡著那些狹小、骯髒的街巷，充滿著貧窮、飢餓、與死亡。但大海不一樣，每當他站在遠處俯瞰那片海時，看著鳥兒飛往他無法觸及的遠處時，他總是感到一絲的羨慕。

「我懷念的是聞著海水的鹹味和港口上水手們的喧鬧甦醒的感覺，那就像是……一種自由的感覺。當你看著海的盡頭時，你會想著那裡有什麼，你會想著那些水手們口中的美洲到底存不存在，還是那就是他們喝茫時的妄想。」

約書亞安靜地聽著少年的話語，他從未離開過領地，他一直以來看著的就是層層高牆內的天空。他只能聽著少年的話語，模糊地描繪著他口中的城市。約書亞看向自己的手掌，上頭布滿著握劍而產生的厚繭。他未來將成為一個騎士，而作為一個騎士、一個戰士，他更希望自己永遠不要離開。

吟遊詩人唱著讚頌的詩詞，手中的琴發出悠揚樂聲。又是一年大的市集，約書亞不知何時已經習慣了自己的生活多了兩個人的存在。他們並著肩走著，兩人興奮地討論著街上的攤販，偶爾參雜著幾句不痛不癢的鬥嘴，就連約書亞也被熱鬧的氣氛所影響，不禁露出了淡淡的微笑。

「約書亞，你覺得呢？」阿比蓋爾突然地問道，少女暖棕色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像是在氣忿著什麼一般，就連喬瑟夫也像是受不了一般地回頭看著他，那雙眼中明顯寫著「求救」二字。侍從眨了眨眼，有些沒有進入狀況。

「阿比蓋爾又說要去買布了！可是她上一年買的布根本還沒用完，約書亞你勸勸她吧。」喬瑟夫這麼抱怨道，但少女立刻生氣地反駁道：「布料又不像食物會腐敗，多放一些也不會怎樣！」

「但是你的房間遲早會裝不下！」

「我整理得好好的！」

約書亞張了張嘴，發現自己就連插嘴的份也沒有，只好無奈地笑了笑，任由著兩人繼續進行如孩子般的爭吵。雖然是雙胞胎，但兩人意外地時常因為小事而爭吵，而作為終於出現的第三者，約書亞時常作為擋箭牌或是詢問的對象，雖然最後都會如方才一般連話都來不及說出。

目光突然被什麼給吸引了過去，約書亞看向了一旁的小店，和其他的攤販比起來是十分的不起眼，但侍從仍然被吸引了，兩人也似乎注意到了同伴的異樣，同樣地看向了那間小小的店。

「去看看吧？」少女率先地說道，她帶著燦爛的微笑，自顧自地向小店走去。少年碎唸了一會，他撇了侍從一眼，接著兩人一起跟上了少女的腳步。

攤販的主人是一個年長的老者，花白的鬍子被輕握在手中把玩著，那雙歷經風霜的眼打量著三人。約書亞看向了擺出的商品，大多為一些小東西，幾個作工精細的懷錶被擺在一起，華麗的成套陶瓷杯具彰顯著自己的高貴，一把有著皮革劍套的匕首閃著危險的光芒。

喬瑟夫立刻好奇地拿起了那把匕首仔細端詳，約書亞也忍不住湊在一旁看著，短刀的做工精緻，皮革劍套的縫製也十分工整。兩人幾乎是同時抬起頭看向了老者。

「一金幣。」老人懶洋洋地說道，喬瑟夫發出一聲不滿地喃喃，任命地翻起了口袋。

「這也是商品嗎？」阿比蓋爾輕聲詢問，像是不想打破店中那股奇異的氣氛一般。老者點了點頭，用著粗啞的聲音回應道：「三銅幣。」

約書亞看向少女所指的物品，那是成套的信紙和信封袋，信紙的周遭燙印著繁複的花紋，信封則是一種約書亞從未看過的深藍色。

「真好看呢。」約書亞輕聲地說，少女立刻露出了洋洋得意的笑。

那是一個一如往常的午後，但那個午後所發生的事幾乎改變了約書亞的一生。

「就是她了。」

他們當時待在還未開店的酒館內，就僅僅只有他們三人。約書亞還記得當時喬瑟夫正好走去後台給他們拿些酒品，那時他和阿比蓋爾坐在桌邊，他們輕輕聊著在大市集上的所見所聞和幾個禮拜下來的戰利品。而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聚集在屋外的紛擾，只是在門被用力推開時下意識地站了起身。

「就是她？」穿著黑衣的神職者這麼說道，他身後的人群發出稀稀落落地贊同。約書亞可以從裏頭認出幾個有些生疏的面孔，那些人大多是周遭的居民，其中甚至有約書亞能夠輕鬆喊出名字的存在。

「亞倫先生？怎麼了？」約書亞向前，他下意識地護在少女的身前。阿比蓋爾用手掩著嘴，約書亞知道少女正微微地發顫。被叫到的那人並沒有回應，總是掛著笑容的騎士正抿著唇，眼中的情緒是少年從未看過的冷淡和悲傷。

「天主啊……」

「真可憐……」

「看來已經被魔女給洗腦了……」

人群竊竊私語著，帶著一絲的恐懼、一絲的慌亂、一絲的瘋狂。侍從忍不住想後退，遠離那些無法理解的言語，但當他意識到少女的存在時硬生生地止住了自己的懦弱，他必須保護阿比蓋爾。

「將女巫和被其影響的人帶離。」神職者平淡地說道，但當他發現無人行動時不禁皺了皺眉，他再次開口：「亞倫爵士。」

騎士終於邁開了步伐，如同被上了發條的人偶一般機械地踏出腳步。約書亞瞪視著眼前的人群，他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無法克制地發顫著。為什麼大家要闖進店中？為什麼會提到女巫？為什麼……他的腦中有數不盡的問題，但他卻清楚一件事，那便是眼前這些人是衝著阿比蓋爾的。

面對著人群的兩人後退了一步，少年深吸了一口氣，深藍色的瞳眸中湧上了從未如此亮彩的堅定。

「阿比，快跑！」

他這麼喊道，少女順從地向後頭逃去。

他要保護阿比蓋爾，他會保護阿比蓋爾。

「真可憐……我知道的，可憐的孩子，女巫夥同惡魔迷惑了你的心智，但一切都已經沒事了。」神職者輕緩地說道，他微笑著，看上去是如此的慈祥且和善，但約書亞只感到無限的惡寒，就像是被蛇蠍惡物鎖定住一般無法動彈。

「主會加護於你的。」
主啊，請給我力量吧。

「放開她！放開她……阿比、阿比！」

「不要、滾開！放開她！」

「阿比蓋爾——」

那個送餐的黑髮少年離開了房間，約書亞無法克制地全身發顫、泣不成聲，他不懂為什麼阿比蓋爾要死，不懂為何原先溫柔的亞倫先生變成了他完全不認識的樣貌，更不懂為何這一切不發生在自己身上。

侍從只能模糊地想著，一定是他害了阿比。神終究是厭惡他的，因為他喜歡上了亞伯，因為他是不正常的。

難道自己就連被懲罰的價值都沒有嗎？約書亞用手扯著自己的頭髮，疼痛並沒有止住他混亂的思考，只是讓他陷入了更深的自責與貶低中。

少年恍惚之間彷彿聽見門再次被打開的聲音，他在模糊的視線中看到了一個高大的身影——是父親，他迷茫地想著。

父親肯定會打他的。約書亞想著，他已經想到父親會怎麼責罵他，說他選擇和錯誤的人來往，說他如同一個女人一般哭泣著。

但他已經不在乎了。侍從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淚水和呼吸，他疲憊地閉上了眼睛，準備面對來自年長者的懲罰。

但是，想像中的疼痛沒有襲來。

相反地，約書亞被拉入了一個懷抱中，一個他從未感受過的溫暖懷抱。他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、如同木柴燃燒般的沉穩香氣，那雙緊緊抱住他的手臂在發抖著，像是在害怕珍惜之物的逝去。

「已經沒事了，約書亞，我在這裡，就哭出來吧。」手的主人低聲地反覆呢喃，用著約書亞從未聽過的語氣。少年這才意識到抱住自己的人，正是自己的父親，那個彷彿沒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擊敗的那個父親。

而那個強大的父親在恐懼，少年這麼想著，他將額頭靠在男人的肩上，他可以感受到不知是自己的，還是來自父親的顫抖。

那雙習於握劍廝殺的大掌僵硬、謹慎、但卻又輕柔地撫著約書亞的背脊。就像是那人嘗試著要溫柔，卻又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原先就沒止過的淚水更加奔湧而出，約書亞忍不住拽住了父親的衣服，一直被壓抑著的情緒終於沒了束縛。

他一次次地在抽氣和無法呼吸的咳嗽聲間詢問，詢問著一個又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。那雙在他夢中一次次帶給他疼痛的手給予了他溫暖，那個一次次給予他否定的嗓音帶給了他安慰。

最終，約書亞終於哭累了，他只能輕輕喘著氣，在那個他從未感受過的懷中昏昏沉沉閉上眼睛。少年可以感受到他被輕輕抱起，接著被溫柔地放到床上，被沾濕的布料小心翼翼將淚痕和積累的髒污給抹去。

他想要叫他的父親，想要叫父親留在自己的身邊。他像是回到了童稚時期，他害怕惡夢，但最終仍然掉入了黑暗的沉眠。

但在徹底睡著之前，他捕捉到了一聲幾乎難以被聽見的、混著輕歎的一聲：「晚安」